

第三輯

內蒙古史志資料選編

ᠨᠢᠮᠤᠭᠤᠯᠠᠳᠤᠰᠢᠵᠢᠵᠢᠰᠠᠵᠢᠨᠠᠭᠤᠯᠠᠳᠤᠰᠢᠵᠢᠵᠢᠰᠠᠵᠢ

內蒙古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室編印



內蒙古史志資料選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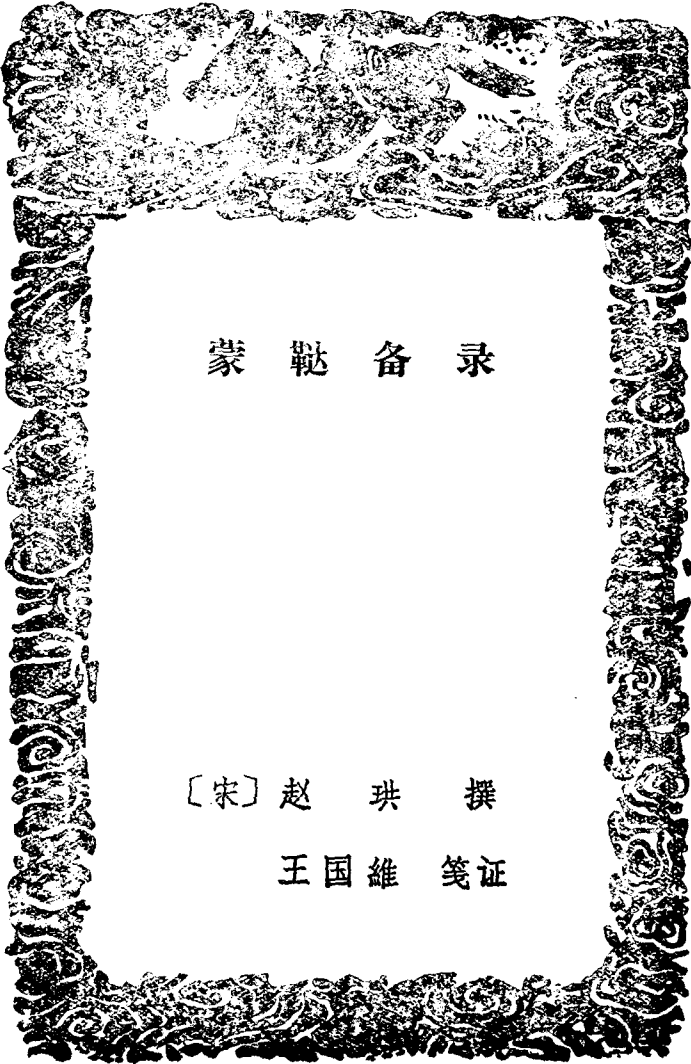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輯目錄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蒙韃備錄 | (1) |
| 黑韃事略 | (21) |
| 松漠紀聞 | (59) |
| 譯語 | (85) |
| 北征錄 | (113) |
| 北虜風俗 | (133) |
| 龍沙紀略 | (155) |
| 出塞紀略 | (179) |
| 西北域記 | (213) |
| 綏遠通志稿·民族志·蒙族 | (221) |
| 綏遠通志稿·學校志 | (281) |

內蒙古史志資料選編

第三輯目錄

- 蒙韃備錄..... (1)
- 黑韃事略..... (21)
- 松漠紀聞..... (59)
- 譯 語..... (85)
- 北 征 錄..... (113)
- 北虜風俗..... (133)
- 龍沙紀略..... (155)
- 出塞紀略..... (179)
- 西北域記..... (213)
- 綏遠通志稿·民族志·蒙族..... (221)
- 綏遠通志稿·學校志..... (281)



蒙 鞞 备 录

[宋] 赵 珙 撰

王 国 维 笺 证

立 国

鞑鞞始起，地处契丹之西北，族出于沙陀别种，（按出沙陀别种者，白达达也。《元史·阿剌兀思剌吉忽里传》云：“系出沙陀雁门之后。”）故于历代无闻焉。其种有三：曰黑、曰白、曰生。（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·乙集·卷十九·鞑鞞款塞》条：鞑鞞之人皆勇悍善战，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鞞，能种秫糗，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；远者谓之生鞑鞞，无器甲，矢用骨镞而已。所谓生鞑鞞者，又有白黑之别，今忒没真乃黑鞑鞞也。”案此区分自古有之，《五代史·四裔附录》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获契丹团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数百，赐云州界生鞑鞞。《辽史·天祚纪》：“耶律大石过黑水，见白达达译稳床古儿。”此生鞑鞞白鞑鞞之始见载籍者）。所谓白鞑鞞者容貌稍细，为人恭谨而孝。遇父母之丧则髡其面而哭，尝与之联臂，每见貌不丑恶而腮面有刀痕者，问曰：“白鞑鞞否”？曰“然。”凡掠中国子女教成却弱之，与人交言有情，今彼部族之后，其国乃鞑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，权管国事。（《元史·阿剌兀思剌吉忽里传》：“幼子孛要合尚阿刺海别吉公主，公主明睿有智略，车驾征伐四出，尝使留守，军国大政咨禀而后行。”是谓公主监蒙古国事，此录则谓管白鞑鞞国事。）近者入聘于我宋副使速不罕者，（《元朝秘史》续集卷一：“在后，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，被金家阻当了。以此，成吉思狗几年再征金国。”此速不罕即主不罕，其再使宋不知在何年。又正使为谁，均不可参）乃白鞑鞞也。每联臂间，速不罕未尝不以好语相陪奉慰劳，且曰辛苦无管待，千万勿怪。所谓生

鞑鞑者，甚贫且拙，且无能为，但知乘马随众而已。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鞑也。大抵鞑鞑人身不甚长，最长不过五尺二三，亦无肥厚。其面横阔而上下促，有颧骨。眼无上纹，发须绝少，形状颇丑。鞑主忒没真者，其身魁伟而广颡长髯，人物雄壮，所以异也。成吉思乃旧牌子头结娄之子。

（此自传闻之误，娄，《说郛》本作“姜”。）牌子头者，乃彼国十人之长也，今为创国之主，译曰成吉思皇帝，东征西讨，其国强大。

鞑 主 始 起

今成吉思皇帝者，甲戌生，彼俗（《说郛》本作国）初无庚甲，今考据其言而书之，易于见彼齿岁也。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（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“鞑鞑不知岁月，以草青为一岁”）人有问其岁，则曰几草青矣。亦尝问彼生日，笑而答曰：初不知之，亦不能记其春与秋也。每见月圆而为一月，见草青迟迟，方知是年有闰月也。成吉思少被金人虏为奴婢者十余年，方逃归，所以尽知金国事宜。其人英勇果决，有度量，能容众，敬天地，重信义。所传忒没真者，乃小名。尔初无姓氏，亦无名详。近年以来有女真叛亡之臣为用，所以译曰成吉思皇帝。或曰成吉斯者，乃译语“天赐”二字也。

国 号 年 号

鞑国所邻，前有纥族，左右乃沙陀等诸部。旧有蒙古斯国，在金人伪天会间，亦尝扰金虏为患。金虏尝与之战，后乃多与金帛和之。按李谅《征蒙记》（直斋书录解题伪史类《征蒙记》一卷，金人明威将军登州刺史李大谅撰。建炎之钜寇

子，随其父成降金者也。）曰“蒙人尝改元天兴，自称太祖元明皇帝。”今鞑人甚朴野，略无制度，珙尝讨究於彼，聞蒙已残灭久矣。（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“又有蒙国者，在女真之东北。唐谓之蒙兀部，金人谓之蒙兀，亦谓之萌骨。人不火食，以鲛鱼皮为甲，可捍流矢。自绍兴初始叛，都元帅宗弼用兵连年，卒不能讨，但分兵据守要害，反厚贿之。其主亦僭称祖元皇帝，至金亮之时并为边患，其来久矣。……至是鞑鞞乃自号大蒙古国，边吏乃以蒙鞑称之。然二国东西相望凡数千里，不知何以合为一名也。盖金国盛时，置东北招讨司以捍御蒙兀、高丽，西南招讨司以统鞑鞞、西夏。蒙兀所据，盖吴乞买创业时二十七团寨，而鞑境东接临潢，西与夏国为邻，南距静州，北抵大人国云云。”此录盖本李记，但李作疑词，此录直谓前蒙古国已灭，今之蒙古乃鞑鞞耳。黄东发《古今纪要·逸篇》云：“又有蒙古者，在女真东北，金亮时与鞑鞞并为边患。至我嘉定四年，鞑鞞始併其名，号称大蒙古国，亦本之此书。）盖北方之国，或方千里，或方百里，兴衰起灭无常。今鞑之始起，并无文书，凡发命令，遣使往来，止是刻指（《说郛》本作止）以记之。为使者虽一字不敢增损，彼国俗也。其俗既朴，则有回鹘为邻，每于两（《说郛》本作西）河博易贩卖於其国，迄今文书中自用於他国者，皆用回鹘字，如中国笛谱字也。今二年以来，因金国叛亡，降附之臣无地容身，愿为彼用，始教之文书于金国，往来却用汉字。去年春，珙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，又称年号曰兔儿年、龙儿年，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，今日辛巳年是也。又慕蒙为雄国，故以国号曰大蒙古国，亦女真亡臣教之也。珙亲见其权皇帝摩喉国王，每自称曰我鞑鞞人，凡彼大臣元帅

皆自称曰我(疑脱鞑靼人三字),彼亦不知其为蒙是何等名字,(案《秘史》蒙文,蒙古人自称皆曰忙豁儿,不云达达,此对中原人言,故袭用中国之称耳。)何谓国号、何谓年号,今所行文书,皆亡臣识字者强解事以教之耳。案《南迁录》《直斋书录解題·金人南迁录》一卷,称伪著作郎张师颜撰。顷见此书,疑非北人语,其间有晓然附会者,或曰华岳所为也。近扣之汴人张总管翼曰,岁月皆抵牾不合,益证其妄)。载鞑有诏,与金国称龙虎九年非也。以愚观之更迟,年岁则金虏叛亡之臣必教之,撰其诞日以为节,又必教之改年立号也矣。

太子諸王

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,成吉思居长。大皇弟久已阵亡,二皇弟名便古得那,见在国中。三皇帝名忒没葛真,所总多系自己人马,善战有功。(《元朝秘史》卷一:“河额仑生了四个儿子,一名贴木真,一名合撒儿,一名合赤温,一名贴木格。”又卷二:“贴木真钓得一个金色鱼儿,他异母弟别克贴儿、别勒古台,两个夺要了。”是成吉思兄弟共六人,此录便古得那、即别勒古台。忒没葛真,即贴木格,又即《元史·宗室世系表》之铁木哥斡赤斤者也。史表烈祖五子,铁木哥,斡赤斤者也。史表烈祖五子,铁木哥·斡赤斤,次第四别里古台,次第五者乃嫡庶之次,非长幼之次。考别勒古台年岁,当在合撒儿合赤温之间。《秘史》记泰亦赤兀惕来侵时,别勒古台于密林内将木头拆折,扎做窠子,又将合赤温贴木格贴木仑三个小的藏在崖缝里,合撒儿与泰亦赤兀惕每相射斗云云。又记失骗马八匹事云:“贴木真说:“我的马被人劫去了”,别勒古台说:“我赶去”,合撒儿说:“你不能,我赶去”,贴木真又

说：“您都不能，我去”。据此二事，知别勒古台年令殆稍弱于合撒儿。此录以为二皇弟，以长幼言之也。此时合撒儿、合赤温皆前卒，惟别勒古台、贴木格二人尚存，故此录所记如此。）成吉思有子甚多，长子比因破金国攻打西京云中时，阵亡，今第二子却为大太子，名约直，三太子名阿戴，四太子名天娄，五太子名龙孙，皆正后所生。其下又有数人，乃庶生也。（《元史·宗室世系表》：太祖皇帝六子，长朮赤太子，次二察合台太子，次三太宗皇帝，次四拖雷，次五兀鲁赤，次六阔列坚太子。此约直即朮赤，阿戴即太宗窝阔台，天娄即拖雷，惟龙孙乃无此人。又朮赤、察合台诸人，此时皆在西域，故此无察合台名，而记长次二子事亦误。）女七人，长公主曰阿其斡拽，今嫁豹突驸马。（《元史·公主表》：昌国大长公主贴木仑，烈祖女，适昌忠武王孛秃。主薨，继室以昌国大长公主火臣别吉，火臣别吉，《秘史》作豁真别乞，《圣武亲征录》作火阿真伯姬，此阿其斡拽，其亦真之讹也。豹突即孛秃。）二公主曰阿里海百因，俗曰必姬夫人，曾嫁金国亡臣白四部，死，寡居，今领白鞑鞑国事，日逐看经。有妇士数千人事之，凡征伐斩杀，皆自己出。（公主表：赵国大长公主阿刺海别吉，太祖女，适赵武毅王孛要合。又阿刺兀思剔吉忽里传：太祖留阿刺兀思剔吉忽里，归镇本部，为其部众所杀，长子不颜昔班并死之。其妻阿里海携幼子孛要合，与侄镇国逃难，夜遁至界垣。又云孛要合幼从攻西域还，封北平王，尚阿刺海别吉公主，语本阎复《驸马高唐忠献王碑》。是以阿里海为阿刺兀思之妻，阿刺海别吉为孛要合之妻，屠氏寄曰此录之阿里海必姬即阿刺海别吉异文，白四部即不颜昔丹之音差。又《黑鞑

事考》徐彞生云：“白厮马一名白厮卜，即白鞑伪太子忒没真婿，伪公主阿刺罕之前夫。案白厮卜为不颜昔班之音差，白厮马为不须昔班附马之省变，阿刺罕即阿刺海之异文，不须昔班本阿刺兀思之长子，故曰白鞑伪太子；其云伪公主阿刺罕之前夫者，对后夫而言。彞之奉使在宋嘉熙间，其时阿刺海必姬收嫁李要合已十余年矣，赵珙作《备录》在辛巳岁，正成吉思在西域追札刺勒丁入印度之年。其时不颜昔班已死，李要合从军未归，正阿刺海寡居时也云云。屠说至明确，故具录之。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卷十九：金主璟之明昌元年，白鞑王摄叔之弟弑其兄而自立。摄叔之子白波斯方二岁，金人取归其国，养于黑水千户家。泰和七年春，摄叔至环州进贡，金人乘其无备，醉而杀之，复立白波斯为王，遣归国。始，白波斯在黑水千户家，见其女，说之，至是欲取为妻，璟不从。白波斯怨怒，叛归黑鞑，以此益强大。《金国志》取此事，惟白波斯作白厮波，即此白四部也。然杂记所记，多出南人传聞之误，惟白厮波之名始见于此。）三公主曰阿五，嫁尚书令国舅之子。《元史·公主表》：郢国公主位秃满伦公主，适赤窟驸马。拉施特《部族表》谓：赤窟为阿勒赤那颜之子，阿勒赤那颜即下节之按赤那邪，见封尚书令，乃成吉思正后之弟者也。余未知名孙男甚众。

諸將功臣

元勋乃彼太师国王，没黑肋者，小名也。中国人呼曰摩喉罗，彼诏诰则曰谋合理，南北之音轻重所讹也。（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原注：撒没喝，山东人，或以为名摩喉罗，或以为名谋合理，未知孰是。）见封天下兵马大元帅、行省太

师国王，乃黑鞑鞑人。十年以来东征西讨，威震夷夏，征伐大事皆决于己，故曰叔皇帝，衣服制度，全用天子礼。有兄曰计里歌那，自有千骑不任事（东平王世家孔温窟哇，子五人，长忽鲁虎儿，次期里窟尔，次木华黎，次不花，次带孙。此计里歌那，即期里窟尔。抹哥，即不花）。弟二人，长曰抹哥（《秘史》作不合），见在成吉思处为护卫。次曰带孙归王，每随侍焉。（归王当作郡王。《元史·木华黎传》：“塔塔儿台孔温窟哇第三子带孙郡王之后”。）国王每戒所部将士如己兄弟，只以小名呼之，不许呼他，国王止有一子名袍阿（《元史·木华黎传》作“孛鲁”、《黑鞑事略》作博窝）。美容仪不肯剃婆焦，只裹巾帽著窄服，能诸国语。其次曰兔花儿太傅国公，声名亚于摩喉罗。又有鹧博者，官亦穹，见随成吉思掌重兵。又其次曰按赤那邪，见封尚书令，乃成吉思正后之弟、（兔花儿太傅者，耶律秃花也。鹧博者，者别也。按赤那邪者，按陈那颜也。）部下亦有骑军十余万，所统之人颇循法。鞑人自言随国王者，皆恶，随尚书令者，皆善也。其次曰刘伯林者，乃燕地云内州人，（《元史·刘伯林传》，伯林济南人。）先为金人统兵头目，奔降鞑主。有子甚勇，而鞑主忒没真长子战死，遂将长子之妃嫁伯林之子。同鞑人破燕京等处甚有功。伯林昨已封王，近退闲于家，其子见为西京留守。又其次曰大葛相公。（《黑鞑事略》：明安契丹人，今燕京大哥行省憨塔卜其子也，大葛相公即大哥行省。《元史·石抹明安传》：丙子，以疾卒于燕城。子威得不袭职为燕京行省。）乃纪家人，见留守燕京。（纪家当作纛家，《辽史·天祚纪》之纛，而毕部族表作纪，而毕其证也。辽金二代皆有纛军，《辽史·国语解》：“纛，军名”《辽史·百官

志》：北面军官有十二行纥军，各官分纥军遥辇、纥军各部族、纥军群牧二纥军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有详稳九处，曰咩纥详稳、木典纥详稳、骨典纥详稳、唐古纥详稳、耶刺都纥详稳、移典纥详稳、苏木典纥详稳、胡都纥详稳、霞马纥详稳。

《兵志》又载东北路部族纥军，曰迭刺部、曰唐古部二部，五纥户五千五百八十五。其他若助鲁部族、乌鲁古部族、石垒部族、萌骨部族、计鲁部族、孛特本部族，数皆称是。西北西南二路之纥军十，曰苏莫典纥、曰耶刺都纥、曰骨典纥、唐古纥、霞马纥、木典纥、萌骨纥、咩纥、胡都纥。是金所谓纥军，殆网罗女真以外各部族之兵。《内族襄传》：“群牧契丹德寿陀锁等之叛诸纥，亦剽掠为民患。襄虑其与之合，乃移诸纥，居之近京地抚慰之。或曰：‘纥人与北俗无异，今置内地或生变奈何？’襄笑曰：‘纥虽杂类，亦我之边民，若抚以恩焉能无感我，在此必不敢动’。后果无患云云。”是纥人本在北境，与北俗同，谓之诸纥，固非一种也。然金末所谓纥军则大概指契丹军。《兵志》言宣宗南迁纥军，溃去。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谓：“贞祐二年冬，燕京之纥军叛，与鞑靼共围燕京。”而《亲征录》记此事则云：金主行距涿，契丹军在后。至良乡，金主疑之，欲夺其原给铠马还营，契丹众惊，遂杀主帅素温而叛去。推斫答比涉儿札刺儿为帅，而还中都，遣使诣上行营纳款，上遂命散只兀儿、三木合、拔都、契丹先锋将明安太保兄弟等为乡导，引我军合之，至则与斫答等併力围中都。是知亲记所谓纥军，实指契丹军。明安亦契丹人，故云纥家人耳。）次日扎八者，乃回鹘人，已老，亦在燕京同任事。（扎八即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之宣差扎八相公，《元史》之札八儿火者也，其卒时年一百一十八岁，则此时已

老可知。)燕京等处有纸蝉儿元帅、史元帅、刘元帅等甚众。

(纸蝉儿元帅乃札刺儿元帅之讹，《元史》耶律秃花副统、万户札刺儿、刘黑马，史天泽供金，所谓汉人三万户也。)各有军马皆听摩喉国王命令。

任 相

首相脱合太师者，乃兔花太傅之兄，原女真人，极狡猾，兄弟皆归鞑主为将相。(脱合太师，既云兔花太傅之兄，则是耶律阿海也。脱合即兔花，乃以弟名呼其兄耳)其次，鞑人宰相乃宰相脱合，又有女真人七金宰相，余者未知名，率皆女真亡臣，向所传有白俭、李藻者为相。(俭当从下文作白伦，李藻他书未见。惟耶律文正《湛然居士文集》卷五有《赠蒲察元帅》七首，卷六有《西域蒲华城赠蒲察元帅》一首，其人于此时为蒲华守将，诗中称为太守，则称其职；又称为相国，则举其官。疑即此李藻也。《辍耕录》云：蒲察曰李。)今止见一处有所题曰，白伦提兵至此，今亦未知存亡。燕京现有移刺晋卿者，契丹人，登第，见为内翰掌文书。又有杨彪者，为吏部尚书；杨藻者为彼北京留守。珙所见国王之前有左右司二郎中，(《名臣事略》卷一引元明善鲁国忠武王世家，己卯以萧神铁木儿为左司郎中，狼川张瑜为右司郎中。)使人到，则二人通译其言语，乃金人旧太守，女真人也。

军 政

鞑人生长鞍马间，人自习战。自春徂冬，旦旦逐猎，乃其生涯。故无步卒，悉是骑军。起兵数十万略无文书，自元帅至千户、百户，牌子头传令而行。凡攻大城先击小都，掠其人民以供驱使，乃下令曰：每一骑兵必欲掠十人。人足备，

则每名需草或柴薪、或土石若干，尽夜追逐，缓者杀之。追逐填塞，壕堑立平，或供鹅洞、炮座等用，不惜数万人，以此攻城壁无不破者。城破，不问老幼妍丑、贫富逆顺，皆诛之，略不少恕。凡诸临敌不用令者，虽贵必诛。凡破城守有所得，则以分数均之。自上及下虽多寡，每留一分为成吉思皇帝献。余物则敷俵有差，宰相等在于朔漠不临戎者，亦有其数焉。（《元朝秘史》续集卷一：拙赤、察阿歹、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笼格赤城，将百姓分了，不曾留下太祖处的分子。及回，太祖三日不许三子入见。）凡征伐谋议先定于三四月间行于诸国，又于重午燕会，共议今秋所向，各归其国避暑牧养，至八月咸集于燕都而后启行。

馬 政

鞑国地丰水草，宜羊马。其马初生一二年，即于草地苦骑而教之，却养三年而后再乘骑。故教其初，是以不蹄啮也。千百成群，寂无嘶鸣。下马不用控系，亦不走逸，性甚良善。日间未尝刍秣，惟至夜方始牧放之，随其草之青枯，野牧之，至晓，搭鞍乘骑，并未施与豆粟之类。凡出师，人有数马，日轮一骑乘之，故马不困疲。

糧 食

鞑人地饶水草，宜羊马。其为生涯，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。凡一牝马之乳，可饱三人。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，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，谓如有百马者，必有六七百羊群也。如出征于中国，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，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。近来掠中国之人为奴婢，必米食而后

饱，故乃掠米麦，而于扎寨亦煮粥而食。彼国亦有一二处出黑黍米，彼亦煮为解粥。

征 伐

鞑人在本国时，金虏大定间，燕京及契丹地有谣言云：“鞑鞞来，鞑鞞去，赶得官家没去处。葛酋雍宛转闻之（金世宗旧封葛王，故称之为葛酋）惊曰：“必是鞑人为我国患。”乃下令极於穷荒，出兵剿之。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，谓之减丁。迄今中原人尽能记之，曰：“二十年前，山东、河北谁家不买鞑人为小奴婢？”皆诸军掠来者。今鞑人大臣，当时多有虏掠住於金国者。且其国每岁朝贡则於塞外受其礼币而遣之，亦不令入境。（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卷十九所谓：生鞑鞞者，又有白黑之别。今忒没真乃黑鞑鞞也，皆臣属於金。每岁其王自至金界贡场，亲行进奉。金人亦量行答赐，不使其入境也。）鞑人逃遁沙漠，怨入骨髓，至伪章宗立，明昌年间不令杀戮，以是鞑人稍稍还本国添丁长育。章宗璟又以为患，乃筑新长城在静州之北，以唐古纥人戍之。酋首因唐古纥叛结耶剌都纥，木典纥、咩纥、后典纥等俱叛，（阎复《驷马高唐忠献王碑》：始祖卜国，汪古部人世为部长，亡金瑯山为界，以限南北，忠武王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一军扼其冲。）金人发兵平之，纥人散走投於鞑人。且回鹘有田姓者，饶於财，商贩巨万，往来於山东、河北，具言民物繁庶与纥同，说鞑人治兵入寇。忒没真忿其欺凌，以此犯边，边州悉败死。燕虏谓鞑人曰：我国如海，汝国如一掬沙，岂能动摇？鞑人至今老幼皆能记此语。虏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惊恐，乃竭国中精锐以忽杀虎元帅统马步五十万迎击之。虏大败，又再刷山东、河北等处及随架护卫等人马

三十万，令高琪为大元帅，再败，是以鞑人迫於燕京城下。是战也，罄金虏百年兵力，销折溃散殆尽，其国遂衰。后来凡围河北、山东、燕诸州等处，虏皆不敢攫其辎。

官 制

鞑人袭金虏之制，亦置领录尚书令、左右相、左右平章等官，亦置太师、元帅等。所佩金牌，第一等贵臣带两虎相向，曰虎斗金牌，（蒙古虎符世尚有之。其上作虎头，《元史兵志》所谓符趺？为伏虎形是也。无作两虎相向者，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：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悬虎头金牌，其文曰：“如朕亲行，便宜行事。”关汉卿《幽怨佳人拜月亭》杂剧云：虎头儿金牌腰内悬。汪元量《水云集》湖州歌云：文武官僚多二品，还乡尽带虎头牌。此虎斗金牌即虎头金牌之音讹，因之生两虎相向之说。又俄国属地所出蒙古金牌上镌回纥字或蒙古字，未见有镌汉字者。）用汉字曰：“天赐成吉思皇帝旨，当便宜行事。”其次素金牌曰：“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。”又其次乃银牌，文与前同，如成吉思亦行诏敕等书，皆金虏叛臣教之。遣发临民者，曰“宣差”；逐州守臣皆曰“节使”；在於左右，带弓矢执侍骁勇者，曰“护卫”。

风 俗

鞑人贱老而喜壮，其俗无私斗争。正月一日必拜天，重午亦然，此乃永住燕京袭金人遗物饮宴为乐也。（《金史·世宗纪》：大定二十四年二月癸酉，上曰：朕将往上京，念本朝风俗重端午节，比及端午到上京，则燕劳乡闾宗室父老。）摩！俄国王 每征伐 来归，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 具酒饌饮燕，